

乌克兰危机的多维探源^{*}

赵会荣

【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是不同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直至激化的结果。本文基于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分别从国际体系、地区体系、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探究俄乌冲突的根源。研究认为，俄罗斯追求巩固欧亚地区事务主导权与美国追求巩固全球霸权以及乌克兰通过加入西方阵营谋求独立权之间的矛盾是俄乌冲突中的主要矛盾，内外因素推动俄罗斯与西方及乌克兰的矛盾升级为军事冲突。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俄罗斯持续推进战略挤压和全面遏制，乌克兰在对外政策多次反复后最终走上亲西方反俄道路，成为西方遏制俄罗斯的桥头堡，是刺激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外在因素。对大国地位的高度期待与残酷的现实境遇促使俄罗斯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相对剥夺感和屈辱感，北约东扩促使俄罗斯的安全焦虑不断上升，加上俄方在冲突前对于国际形势、作战对象和自身实力作出相对乐观的判断，成为推动俄罗斯作出具有“挫折—反抗”性质决策的内在因素。普京总统在俄罗斯决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因其大国抱负、对于乌克兰的执念以及铁腕作风成为必不可少的媒介，将俄罗斯的战略诉求和安全压力以军事冲突的形式展现和释放出来。而泽连斯基选择联美抗俄对俄乌矛盾升级为全面军事冲突以及冲突的长期化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 俄乌冲突 美俄矛盾 地缘政治 层次分析法

【作者简介】 赵会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乌克兰室主任、研究员。

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既是俄乌关系的分水岭，也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分水岭。此后，俄乌关系和俄西关系持续恶化，陷入严重对抗和紧张状态。在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乌克兰发展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顿巴斯冲突持续近八年后，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宣布承认顿巴斯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令世界震惊的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俄乌冲突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延续和深化，表面上看是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背后实则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较量在范围和烈度上的全面升级，是俄罗斯与西方在欧亚地区地缘政治利益碰撞的结果，标志着俄乌矛盾、俄西矛盾不断累积，彼此关系从对话走向对立直至对抗甚至破裂。

俄乌冲突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军事行动，其影响不亚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若想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首先需要清楚冲突的根源。那么，如何理解这场冲突的根源呢？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际冲突的根源，最著名的分析框架是美国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的人、国家、国际社会的层次分析法，至今仍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此外，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分析视角也能够为分析俄乌冲突提供养分。例如，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强调权力的重要性，认为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冲突是权力实体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最突出的表现。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认为持续的制度化合作可以避免国家间冲突的发生。“大棋局”论的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吸收和借鉴已有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维护美国霸权为目标的欧亚地缘战略理论，对美国的欧亚地区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明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则强调文化的作用，不仅把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而且看作是国际冲突的首要原因^①。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强调观念对于权力和利益具有建构作用。基于俄乌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是国际政治不同层面的不同行为主体在思想观念和权力利益之争中多重矛盾激化导致的复合型冲突，本研究对于肯尼思·华尔兹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了适当补充，选取国际体系、地区体系、国家层面、个体层面进行全方位考察，并审视权力结构、制度化合作、地缘政治、文化观念等因素的作用，以避免因为仅仅或者过于强调某一个层面某一个因素的作用而导致结论偏颇。

^① 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一 国际体系：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博弈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外交政策首先取决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国际格局，即国际权力结构，是置于单个国家之上的结构性因素，具有相对稳定性，制约和决定置身其中的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行为。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通过积聚军事和经济力量获得安全感，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一个国家即使是出于防御目的增强军备，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这样的相互作用会造成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并可能引发冲突。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认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和现象的性质及发展趋向^①。也就是说，国际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运动主导了国际社会的政治发展。综合这两种理论视角与洞见，将俄乌冲突首先置于国际体系中进行考察，探讨苏联解体后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力量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矛盾运动，可以看到俄乌冲突的特定时空背景及冲突爆发的首要外部因素。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力量格局由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作为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积极塑造和维护世界霸权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竭力削弱竞争对手，这就与苏联的继承国、试图巩固欧亚地区事务主导权并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俄罗斯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在美国看来，尽管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与苏联相比大幅下降，但其潜在的破坏能力不可低估。只有“当俄罗斯的帝国历史和全球地位成为一种遥远的回忆而不是一种资本时”，美国才能安心^②。而美俄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双方的较量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拥有传统影响的中东欧、欧亚和中东等地区，这些地区也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地缘政治模糊地带，其中欧亚地区被俄罗斯视为大国地位的战略依托和特殊利益区，这一地区自北向南沿波罗的海、黑海和里海一线几乎贯穿欧亚大陆南北，在中东欧国家陆续加入欧盟和北约后成为俄罗斯与西方较量的地缘政治活跃地带。

近 30 年美国和北约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其在欧亚地区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西方化，即打着政治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重塑这些国家的观念和制度，通过支持反对派和策动“颜色革命”推动建立亲西方政权；二是“去帝

^① 胡宗山：《国际政治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 页。

^②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9 页。

国化”，即通过促使有核国家脱核、分化其他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推动北约和欧盟东扩等手段不断弱化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使俄罗斯没有意愿和能力“恢复帝国”和威胁西方国家。美国对欧亚地区的政策统筹在削弱俄罗斯的目标之下，当西方化与“去帝国化”发生冲突时，前者让位于后者。

俄罗斯并不甘心被西方国家看作冷战失败者，曾不止一次幻想成为与西方国家平等对话的伙伴，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配合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及行动。例如，1993年9月时任总统叶利钦访问波兰时表示理解北约东扩。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三国、伊拉克、利比亚、南斯拉夫、伊朗等问题上屡屡向西方国家让步。“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同意美国在中亚地区设立军事基地，俄罗斯与北约建立常设联合理事会并与北约9个成员国举行联合反导指挥部演习。普京总统还曾试探性地向美国提出俄罗斯加入北约、向欧盟提出俄罗斯加入欧盟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开展制度性合作的问题。

然而，美国和北约并没有因为俄罗斯的配合而改变对于俄罗斯的全面遏制政策，1999年轰炸南联盟并先后推动五轮北约东扩，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策动“颜色革命”，鼓励欧亚地区国家制定去俄化政策以及与欧盟加强制度性合作。这导致30年内俄美关系的“重启”和相互接近（叶利钦执政初期、普京首次执政初期、梅德韦杰夫执政初期）总是转瞬即逝，大部分时段里沿着对立或者对抗的轨道持续下坠。在西方国家看来，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说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矛盾的公开化，2012年普京重新执政以及2020年俄罗斯修改宪法将普京担任总统届数归零标志着俄罗斯走上了加强政治独裁、恢复专制的民族传统道路，2008年俄格冲突、2014年并入克里米亚事件和2022年俄乌冲突证明俄罗斯恢复帝国和领土扩张的野心未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总统宣布俄美关系破裂。由于西方的排斥和遏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目标经历了从谋求结束“历史上的西方”并融入欧洲—大西洋的“大西方”（20世纪90年代）到谋求融入欧盟的“大欧洲”（2000~2014年），再到谋求借助东方对冲西方的“大欧亚”（2014~2022年）的持续收缩和节节败退，直至退回到追求主权独立和大国地位的“大俄罗斯”（2022年以后）。

在欧亚地区国家中，乌克兰被美国看作削弱俄罗斯的重要工具。布热津斯基称，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但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5200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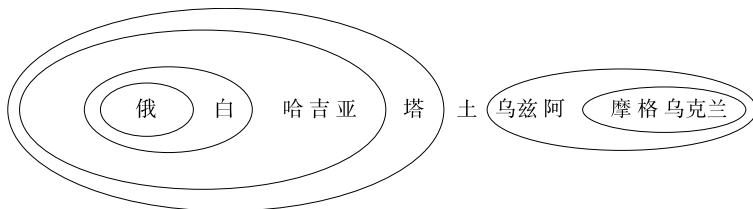
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①。美国鼓励乌克兰疏离俄罗斯并推动乌克兰逐渐走上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乌克兰是独联体国家中第一个与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欧盟缔结伙伴关系合作协定的国家。2004 年和 2014 年美国在乌克兰先后策动“橙色革命”和“广场革命”，促使乌克兰亲西方政治力量上台并推行反俄政策，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加强利用乌克兰遏制俄罗斯，除了提升美乌战略伙伴关系，增加对乌军事援助，还积极推动北约在乌克兰的“软东扩”，即虽然不给予乌克兰北约成员国的身份，但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北约与乌克兰军事国防合作的水平，而俄罗斯则加速推动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化”，双方在乌克兰的较量明显升级。乌克兰随之成为美国在欧亚地区反俄的“急先锋”，并因俄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被撕裂。除乌克兰外，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渐行渐远。尽管俄罗斯对西方的围堵不时发起反攻，并在个别时段、个别国家和个别问题上取得过胜利，但整体上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从国际体系层面看，俄罗斯对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特别军事行动”是针对西方国家对俄全面围堵的又一次局部强势反攻，是俄罗斯作为争取巩固地区主导权的力量与美国作为争取巩固全球霸权的力量之间的博弈。

二 地区体系：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分歧与矛盾

在地区体系中，大国决定结构，相对弱小的国家为了自保一般选择中立、对冲平衡或者结盟策略。在选择结盟策略的国家中，有的选择跟随域内大国，有的在域外大国参与域内权力竞逐游戏的情况下选择与域外大国结盟以制衡域内大国的影响。如果说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相对于美国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在欧亚地区相对于其他中小国家则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然而，俄罗斯并不能轻松把控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因为这与欧亚地区其他国家争取独立发展的利益诉求是对立的，二者形成巨大的张力。随着俄罗斯自身的实力和吸引力相对下降，加之域外大国加强与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客观上起到减弱俄罗斯影响的作用，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地区力量格局总体上呈现出松散的“中心—边缘”结构，而地区体系则呈现的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由近及远依次形成俄白联盟、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立国家土库曼斯坦以及“古阿姆”集团的同心圆状态。而在“古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 Basic Books, 1997, p. 46.

阿姆”集团中，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的关系相对近一些，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相对远一些，三国正在联手申请加入欧盟^①。30年以来欧亚地区其他国家在追求独立自主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选择去俄化，与俄罗斯的关系总体上趋于复杂化。其中，俄乌关系的复合性最为突出，俄罗斯谋求控制乌克兰与乌克兰选择通过加入西方阵营谋求独立构成结构性矛盾，而双方力量对比的非对称性决定了矛盾和冲突主要围绕着乌克兰一方发生。



欧亚地区体系：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其他国家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俄乌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10世纪前后，东斯拉夫各部落形成封建公国基辅罗斯，后逐渐分化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支系，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把基辅罗斯看作主体民族和国家历史的起点。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选择接受基督教正教使得东斯拉夫人与其西部的天主教邻居波兰人分隔开来，也为东正教在乌克兰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基础。1654年哥萨克^②首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为了抵抗波兰向俄国求助，与俄国签署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接受俄国的保护。自此，乌克兰的命运开始与俄罗斯紧密交织在一起。俄波战争结束后双方签署《安德鲁索沃条约》，第聂伯河左岸并入俄国。18世纪俄、普、奥三国三次瓜分波兰，俄国又得到了乌克兰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不包括最西部地区）。苏波战争（1919~1921年）结束后双方签署《里加条约》，乌克兰西部（里加线以西地区）脱离俄国成为波兰领土。1919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①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区域安全和经济组织，“古阿姆”则是美国推动建立具有摆脱俄罗斯影响意图的区域性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观察员国。“古阿姆”成员国包括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退出）。

^② 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指的是定居在第聂伯河下游和顿河地区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自由民，由逃亡的农奴、宗教难民、不满的贵族和普通罪犯组成，其中有斯拉夫人、波兰人、摩尔多瓦人、希腊人、犹太人和鞑靼人。

并于1922年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等国共同成立苏联。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至二战结束，乌克兰最西部地区才并入苏联，成为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组成部分。1954年赫鲁晓夫把原属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赠予乌克兰，至此乌克兰的所有领土完全合并在一起，总面积达到60.37万平方公里。

独立后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在观念、制度、文化和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显著，在苏联财产和债务、克里米亚、黑海舰队、天然气贸易、顿巴斯冲突、明斯克协议、东正教、俄语等关键利益问题上龃龉不断，相互关系渐行渐远。俄罗斯政治精英认为，乌克兰是必要的安全缓冲区，可以提供威慑西方和击溃侵略者的战略纵深，俄罗斯必须坚决反对乌克兰推行亲西方反俄政策和加入北约。俄罗斯知识精英认为，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的论文《两个罗斯民族》、格鲁舍夫斯基的著作《乌克兰—罗斯史》和库奇马总统的著作《乌克兰不是俄罗斯》都强调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组成部分，两个民族在历史、文化、民族经历、自我认知、潜力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实际上是在宣扬民族分裂和“恐俄症”。俄罗斯民众普遍拥有特殊且复杂的乌克兰情结，多数人都认为，从民族、文化、语言和历史的角度看，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俄乌是兄弟民族，自己的亲友中不乏乌克兰人，乌克兰不应该疏离俄罗斯。

但是，乌克兰对致力于恢复大国地位的历史宗主国的恐惧是必然的。在乌克兰看来，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都早于俄罗斯，俄国在1654年和1917~1920年两次阻碍了乌克兰的独立，乌克兰起义军领导人罗曼·舒赫维奇和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斯捷潘·班杰拉是民族英雄，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是苏联政权对乌克兰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乌克兰与俄罗斯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国地位平等。俄罗斯的发展模式缺乏吸引力，为近邻国家提供“胡萝卜和大棒”的能力不断下降。普京总统的文章《关于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性》遭到了乌克兰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①。与俄罗斯联系最少的西乌克兰人主张，乌克兰若要构建国家认同、实现真正的独立就必须去俄化。乌克兰人积极评价“花岗岩革命”“橙色革命”和“广场革命”，不同意俄罗斯人的“政变”之说。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民调结果显示，独立以后乌克兰民众支持俄乌一体化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后，乌克兰的主流民意大幅转向反俄立场。俄乌关系

^① Відгук Українських Істориків на статтю В. Пугіна “Про історичну єдність росіян та українців”.
<http://resource.history.org.ua/cgi-bin/eiu/history.exe>

由探讨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可能性转向对抗。乌克兰开始在各领域加紧剥离俄罗斯因素。在俄罗斯看来，2014年以前的乌克兰政治精英没有纯粹的亲俄或者亲西方之分，乌克兰外交政策也未彻底倒向西方，因为乌克兰的选票、精英都是可以交易的，而加入欧盟还是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乌克兰要价的策略。2014年以来处于决策层的乌克兰政治精英已经成为西方的傀儡，乌克兰已经走上激进的反俄道路，加入欧盟和北约从策略转为战略，继续依靠非军事手段已经无法对乌克兰政治精英的决策以及乌克兰的发展方向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此背景下，乌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变得活跃，乌政府针对乌东民间武装发起“反恐行动”，双方爆发军事冲突。西方国家称，俄罗斯为乌东民间武装提供军事支持，但遭到俄方否认。截至2022年1月顿巴斯冲突共导致超过1.3万人死亡，其中既有乌克兰政府军和东部民间武装，也有外国志愿者和平民，约200万人成为难民。乌克兰把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被占领土作为国家首要任务，在2015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学说》中把俄罗斯列为首要威胁，把美国列为最主要的安全保障者。从地区体系层面看，俄乌冲突是俄乌矛盾不断累积、双边关系持续恶化的结果，本质上是争取巩固地区事务主导权的力量与试图通过与域外大国联盟制衡域内大国的方式争取真正独立的力量之间的对抗。冲突本身反过来也进一步加深了俄乌两国关系既有的裂痕。

三 国家层面之一：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

俄罗斯是俄乌冲突的直接当事方和发起方。面对西方的遏制态势以及俄乌矛盾的尖锐化，俄罗斯最终放弃采用政治、经济等软性制衡方式解决问题，而是选择直接公开动用军事手段加以应对，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俄罗斯选择在2022年2月21日承认乌东两个“共和国”，而不是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后随即承认或者直接并入？为什么选择在顿巴斯冲突近八年时宣布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是自私的，是将本国利益置于对外关系首位的，尽可能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迫使其他国家的利益最小化，从而引发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大国与小国的利益诉求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虽然它们都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置于利益首位，都可能因为资源、领土、转移国内矛盾等诉求挑起冲突，但实力不同促使大国更注重长远战略和谋划全局，小国则更注重自身短期的生存、自由与富足。因此，若要搞清楚作为地区大国的俄罗斯

的决策动机，我们需要从它的战略文化、战略目标及战略手段入手进行分析。

（一）战略文化与战略目标

大国意识和强国意识是俄罗斯战略文化的重要内容，俄罗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精英还是民众，始终对世界大国身份和地位有着强烈的向往和偏好。俄罗斯著名学者德米特里·特列宁指出，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独立和孤独的国家来说，大国地位是必需的^①。俄罗斯的大国意识源自于帝国历史遗产。与西欧商业型帝国不同，俄罗斯是标准的大陆型领土帝国，其帝国思想是“层积累成”的一整套意识形态体系，内涵主要包括地理上的不安全感、救世主义、民族主义和权力政治等方面。这些因素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相互构成并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但是在某一历史阶段中某一种因素会表现得相对突出^②。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文化，叶利钦总统在推行对西方“一边倒”政策失败后提出“恢复强大的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要返回富裕、发达、强大和有威望国家的行列”的战略目标。与美国注重通过建立规则和机制实现对世界的统治不同，俄罗斯注重通过军事政治手段控制领土、势力范围和缓冲区获得安全感和大国地位，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对外政策构想和国家安全战略都特别强调维护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传统影响以及该地区作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安全缓冲区的作用。俄罗斯的大国战略目标设立了若干子目标，其中既有基本指向国内的子目标，如保护人民，维护宪法、主权和独立，维护民众团结与和睦，巩固法制和消除腐败，维护信息空间安全，促进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巩固传统道德价值观，维护领土安全等，也有涉外的子目标，如维护周边安全，维护俄罗斯文化和历史记忆，保障境外俄罗斯公民和同胞^③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促进战略稳定，争取国际话语权，争取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等。在俄罗斯看来，其他国家对于生活在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公民和同胞的歧视以及权利和利益的剥夺，对俄语地位和俄罗斯文化的不尊重都构成了对俄罗斯国家本身

①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20 лет Путин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Ведомости, 14 августа 2019.

② 张昊琦：《俄罗斯帝国思想初探》，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年版。

③ 根据 1999 年 5 月 24 日“关于俄罗斯联邦对境外同胞的国家政策”的第 99 - FZ 号联邦法第 1 条，同胞是指在同一国家出生、在同一国家生活或曾经居住并拥有共同语言、历史、文化遗产、传统和习俗标志的人及其直系后裔。境外同胞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永久居住在境外的俄罗斯公民，第二类是居住在俄罗斯境外的外国公民或者无国籍的人及其后代，条件是这些人历史上曾居住在俄罗斯境内，或者直系亲属曾居住在俄罗斯境内且支持与俄罗斯精神、文化和法律关系。第二类包括生活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公民或无国籍人士，以及曾经拥有俄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公民身份并从上述国家迁出目前拥有外国公民身份或者无国籍的人士。http://aiss.gov.ru/

的威胁。普京总统和拉夫罗夫外长都强调，俄罗斯不会忘记生活在近邻国家的2 500万俄罗斯人民^①。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不认为乌克兰等独联体地区国家的很多问题是纯粹的外交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与俄罗斯的大国诉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俄罗斯产生相对剥夺感和挫折感。从俄罗斯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情况看，2021年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1992年的5.2%下降到不足2%，甚至被意大利、韩国赶超，排在第11位，人均GDP约1.22万美元，排在第61位。近20年俄罗斯的研发投入年均在200亿美元左右，被世界发达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没有摆脱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能源收入仍然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40%左右。2008~2021年俄罗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不景气加剧了人口、就业等社会问题，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2021年1月俄罗斯多地爆发声援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的示威集会。

从外部环境看，乌克兰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安全压制变本加厉，北约不断加强在东欧的军事存在，与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日益密切。随着安全环境的持续恶化，俄罗斯的不安全感急剧上升。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把融入西方作为国家复兴的前提条件，把内部问题和周边地区武装冲突看作主要的国家安全威胁。随着北约东扩的快速推进以及欧亚地区“颜色革命”的频繁发生，俄罗斯逐渐把美国和北约看作主要的国家安全威胁。

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后，俄国内有声音呼吁政府将“我们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也并入俄罗斯，但得到的反馈是不合时宜。主要原因是当时顿巴斯地区亲俄民众的占比远不如克里米亚那么高，若就入俄问题在当地立即举行公投，结果未必能够如俄所愿。而且，当时俄方的政策重点是保住克里米亚，且对于与西方缓和关系尚存一线希望，不愿意因“收复”顿巴斯而与西方陷入全面对抗。此外，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东部民间武装在与乌政府军的对抗中逐渐取得优势，并取得了杰巴利采沃战役的胜利，于2015年2月迫使乌方签署了新明斯克协议。协议规定乌克兰须修改宪法给予顿巴斯部分地区特殊地位，俄罗斯期待借此影响乌克兰政府的政策并推动乌克兰的联邦化从而阻挠乌克兰加入北约。

^① 《普京文集（2000~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英〕理查德·萨克瓦：《普京传》，国家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459~460页。

2015 年 10 月俄罗斯著名的瓦尔代国际论坛的主题是“战争与和平，人与国家，21 世纪面临的大型冲突威胁”。俄方的安全焦虑并非空穴来风。2021 年 4 月 22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乌克兰安全伙伴关系法案》，宣布对乌年度军事援助从 2.5 亿美元增至 3 亿美元，援助包括提供致命性武器。6 月 12 日乌克兰成为北约能力增强伙伴。8 月 23 日乌克兰政府召开克里米亚平台峰会，发布了谴责俄罗斯侵略的《克里米亚宣言》。当年北约与乌克兰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认为获得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权的北约已经到达俄西部边境，对俄构成直接威胁。此外，泽连斯基总统明确提出放弃或者修改新明斯克协议，俄方认为继续等待乌方履行协议已无必要，必须果断先行采取行动系统性应对 30 年来面临的安全挑战。2021 年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和北约是俄罗斯面临的首要战略威胁，强调要运用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手段维护国家安全。2021 年 4 月和 11 月乌东地区形势持续紧张，俄乌双方在边境地区集结大量兵力并各自举行军事演习。2022 年 3 月 8 日普京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发表演讲，现场悬挂了“为了俄罗斯”和“为了去纳粹化的世界”的巨大横幅，普京表示将顿巴斯人民从针对他们的“种族灭绝”中解放出来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特别行动的主要目标。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指出，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是结束北约的扩张，此外还有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最后是使顿巴斯的共和国摆脱八年来被持续轰炸的境况^①。

（二）战略手段

战略手段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作战对象及自身实力的认知。俄罗斯在 2013 年和 2016 年的对外政策构想中都表达了西方对世界政治和经济主导权不断萎缩的观点。2020 年以来中美竞争加剧、美国爆发国会山事件并从阿富汗狼狈撤军以及北约内部裂痕外露等变化，促使俄罗斯的部分精英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内部的分化为俄方提供了实现地缘政治抱负和重塑周边安全空间的前所未有的机会。普京总统在 2019 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指出，“聪明的猴子坐山观

^① Бруну Масайнш, “Россия не может позволить себе проиграть, поэтому нам нужна своеобразная победа”: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о том, чего хочет Путин. <http://www.karaganov.ru/content/images/uploaded/983467fabba679de9e59e3f398ca5dd6.pdf>

虎斗。但一切都在变，这一幕也在变……美国在出现强劲的竞争对手后开始限制和搞关税战……如果一切如今天这样继续，所有人都将蒙受巨大损失。我们站在哪一方？我们要为国际经济联系发展的公平民主原则而斗争。”^①

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自尊心。西方对俄罗斯的排斥、怠慢和歧视让俄罗斯感到屈辱和愤怒。安德烈·齐甘科夫在解释俄罗斯的行为时引入了荣誉的概念。他指出，俄罗斯人将西方承认视为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俄罗斯的重要他者挑战其行为和价值观时，俄罗斯便可能拒绝合作行为。在信心增长的阶段，俄罗斯可能更为强硬地推广自己的价值观。那么，西方不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就可能鼓励俄罗斯单独行动，正如在克里米亚战争、冷战、俄格战争中那样^②。2021年末俄罗斯与美国、北约和欧安组织分别举行对话并提出三项安全保障诉求，即北约停止扩张、放弃在俄边境附近部署打击性武器、北约在欧洲的军事基础设施恢复至1997年俄与北约签署基本关系文件时的状态，但遭到对方拒绝。与此同时，美国和北约明确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兵与俄方作战。这让俄一方面不再对采取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安全问题抱有幻想，另一方面也促使其对军事行动的代价和结果作出相对乐观的预判。

虽然俄罗斯把美国和北约看作最大威胁，但实力的不对称促使俄方没有把美国和北约作为作战对象，而是选择对实力不如自己的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俄方称，乌克兰发生政变以后，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势力把该国推入内战的深渊，导致国家陷入分裂和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泽连斯基政府是傀儡政府和缺乏诚信、腐败的弱政府，在反俄方面比波罗申科政府更加激进，导致乌克兰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上升，出现了恐俄症和新纳粹主义。2021年3月25日通过的《乌克兰军事战略》表明乌克兰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并为发动对俄战争作准备。乌克兰不仅宣布考虑拥核，而且有可能获得战术核武器。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在北约成员国的帮助下，乌克兰武装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升了质量，从一支几乎完全崩溃的军队转变为接近北约标准的军队^③。不过，乌克兰缺乏有效且随时待战的

^①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 о лидерстве в экономике пословицей о двух тиграх, 7 июня 2019. <https://www.rbc.ru/politics/07/06/2019/5cfa6c009a7947d608694209>

^② [俄] 安德烈·P. 齐甘科夫：《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6页。

^③ Михаил Ходаренок, От советской мощи к блеску НАТО: как изменилась украинская армия, 27 июля 2021. <https://www.gazeta.ru/army/2021/07/27/13806854.shtml>

海军和空军，地面部队在武器和人员训练水平方面只适合镇压民众抗议活动^①。

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于自身的实力充满信心。2021 年 6 月 30 日普京总统在公开讲话中指出，单极世界的时期已经过去，尽管受到各种制裁，但俄罗斯仍在发展，经济主权不断提升，防御能力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②。12 月 21 日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国防部扩大会议上向普京报告称，俄罗斯武装力量已完成当年所有预定任务，作战能力提升了 12.8%，军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③。

俄罗斯的信心不仅来自于对自身国防军事能力的评估，也来自于对外政治军事行动的丰富经验。俄罗斯善于通过外交和军事活动提升国际地位。2008 年出兵格鲁吉亚推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2014 年并入克里米亚和支持乌东民间武装与乌政府军对抗，2015 年出兵叙利亚挽救巴沙尔政权并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2020 年介入白俄罗斯政治危机挽救卢卡申科政权并大幅推进俄白联盟国家建设，2022 年初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帮助托卡耶夫政府平息哈萨克斯坦内乱，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动的成功唤起并强化了俄罗斯精英的大国意识，也鼓舞了俄军的士气。

此外，在美国和北约加紧武装乌克兰的同时，俄罗斯持续推进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化”并取得显著进展，这让俄罗斯对“解放顿巴斯”增强了信心。2014 年以来俄方逐渐加强了对顿巴斯民间武装的控制和管理，当地人口构成和民意也发生了有利于俄方的变化。截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超过 72 万顿巴斯居民获得俄罗斯国籍^④。2021 年 11 月 15 日普京签署的“关于向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部分地区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第 657 号法令指出，由于持续的经济封锁和新冠疫情恶化，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部分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俄政府将在一个月内向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保护个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份总统令最重要的内容是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指定地区生产的商品进入俄市场提供

① Александр Хроленко, На что способна украинская армия — 2021: вооружение и рейтинг, 08. 19. 2021. <https://ru.sputnik.kg/20210819/ukraina-nato-vooruzhenie-boesposobnost-flot-tehnika-artilleriya-1053595971.html>

② Путин пообещал Западу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ответ на нарушение “красных линий”, 06. 30. 2021. <https://lv.sputniknews.ru/20210630/putin-poobeschal-zapad-chuvstvitelnyy-otvet-narushenie-krasnykh-liniy-17398307.html>

③ Сергей Шойгу – о перевооружении армии, лидерстве ВС, провокациях США и НАТО, 12. 21. 2021. <https://az.sputniknews.ru/20211221/sergey-shoygu--o-perevooruzhenii-armii-liderstve-vs-provokatsiyakh-ssha-i-nato-437464257.html>

④ Более 720 тысяч жителей Донбасса получил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аспорта, 01. 27. 2022. <https://ria.ru/20220127/donbass-1769781282.html>

便利，推动顿巴斯与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

四 国家层面之二：乌克兰对外政策的摇摆及根源

乌克兰陷入大国博弈的旋涡中直至作为西方的代理人 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既与大国对乌克兰的撕扯有关，也与乌克兰自身外交政策在亲西方反俄与平衡政策之间反复摇摆有关。1990年7月16日发表的《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指出，乌克兰在未来谋求成为永久中立国，不参与任何军事联盟。然而，乌克兰独立以后很快就放弃了这一立场和原则。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执政时期，乌克兰推行亲西方的政策，对俄罗斯保持高度警惕，抵制独联体。1993年7月2日发布的《乌克兰对外政策基本方向》提出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是加入欧洲一体化体系。库奇马执政时期（1994~2005年），乌克兰推行平衡的外交政策，把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均称作战略伙伴，把北约称作特殊伙伴，不放弃与任何一方合作获利的机会。2002年5月23日乌克兰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北约。2005年通过“橙色革命”上台的尤先科政府开始推行亲西方反俄政策，并将加入北约的目标写入《乌克兰军事学说》。2010年亚努科维奇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赢得总统选举，乌克兰重新回到平衡的外交政策，把“坚持不结盟政策，不加入任何军事和政治联盟”纳入“内外政策原则法”，宣布放弃加入北约，但仍与北约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通过“广场革命”上台的波罗申科政府促使外交政策重新回到亲西方反俄的轨道，并于2019年2月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战略目标写入宪法。泽连斯基上台后很快就将亲西方反俄政策进一步极化，大幅推进与欧盟和北约的合作，并将俄罗斯定性为侵略国，在国内外事务中几乎逢俄必反，俄乌关系持续紧张直至爆发军事冲突。

那么，为什么乌克兰没有把永久中立进行到底，没有如基辛格所述选择充当东西方桥梁^①？哪些因素在推动乌克兰对外政策摇摆反复并最终走上亲西方反俄道路呢？为什么2014年以后乌克兰选择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外交战略目标，

^① 基辛格指出，人们过多地将乌克兰问题表述为一种摊牌：乌克兰是加入东方还是西方，然而，如果乌克兰想要生存和繁荣，它绝不能成为任何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它应该充当双方之间的桥梁。参见 Henry Kissinger: “To Settle the Ukraine Crisis, Start at the End”.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并成为欧亚地区继格鲁吉亚之后第二个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剧烈变化，地缘政治因素对于欧亚地区国家的影响显著增强。布热津斯基称乌克兰是地缘政治支轴国家^①，美国乌克兰裔学者浦洛基称乌克兰是“欧洲之门”，乌克兰在俄语中的意思是“边缘之地”。所谓乌克兰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乌克兰面临的外部问题是，它处于东西方之间地缘政治对抗带的前沿，且地理上缺乏天然屏障以抵御异族侵略；它的两侧是相互对立的两大政治力量——俄罗斯与西方，而它不能既选择与欧盟一体化又选择与俄罗斯一体化，二者对抗的张力客观上促使它忽左忽右，难以保持平衡和稳定。乌克兰面临的内部问题是，它长期处于松散和脆弱的状态，一方面它对于自身的国际角色和发展战略缺乏清晰、一致和坚定的定位，另一方面精英们总是试图通过在地缘战略棋手之间的灵活移动降低外部压力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且精英之间内讧不断。一个长期处于危机或者准危机状态的国家显然很难在与地缘战略棋手的周旋中实现自保且获利，却很容易沦为地缘战略棋手博弈的“棋子”和牺牲品。

从权力、制度结构和观念看，乌克兰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与周边大国和强国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其内政外交的边界因外部力量的深度介入和激烈争夺而充满弹性，不能完全由自己决定和把控。俄罗斯与西方激烈的博弈导致乌克兰在大国之间推行平衡政策、辗转腾挪、左右逢源的空间并不大。而双方对乌克兰投入力量的对比以及博弈的态势直接影响到乌克兰的政治进程和政策选择。相对于俄罗斯，西方对乌克兰内政外交的影响总体呈增强态势，在乌克兰培养了一大批亲美或者亲欧力量，西方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寡头的影响。美欧把乌克兰用作制衡和削弱俄罗斯的工具，鼓励它挑战俄罗斯，导致它的对俄政策从警惕、排斥发展到对抗。与此同时，美欧并没有把乌克兰看作“西方大家庭的一员”，在鼓励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同时拒绝接纳其成为正式成员。而乌克兰从来都对俄罗斯有忌惮心理，不愿意加入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机制。结果，乌克兰在政治地理上长时间处于游离状态，既没有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没有加入欧盟和北约。乌克兰从国际机制中获得的支持和约束都有限，而国际机制对于其内外政策的引导和固化作用也比较弱。不过，融入欧洲是乌克兰独立以后始终没有放弃的梦想，快速扩张的欧盟和北约相对于俄罗

^①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35 页。

斯主导的一体化机制对乌克兰有着更大的吸引力。而西方长期的观念塑造也使得很多乌克兰人把西方等同于民主和自由，把俄罗斯等同于专制和集权，认为只有加入西方阵营才能够给自身和国家带来希望。

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乌克兰处于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国家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形式上的、虚弱的和不完善的”^①。乌克兰人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在独立以后的很长时段内都是杂乱和模糊的，尽管总体上呈现趋于一致和清晰的态势，特别是2014年以后。就政治认同而言，多数情况下政治精英、政党、政府和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很低，支持率一般不超过30%。亨廷顿称乌克兰是文明分裂的国家，意思是其公民分别属于不同文明。以宗教为例，乌克兰社会宗教信仰程度较高，2021年6月的民调结果显示，73%的受访者信仰东正教，散布在乌全境，9%的受访者信仰希腊天主教，主要分布在最西部，7%的受访者称是无神论者。此外，还有受访者称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新教教徒、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等。尽管多数人信仰东正教，但乌克兰缺乏统一的东正教会，独立初期有莫斯科大牧首乌克兰东正教会（УПЦ МП）、基辅大牧首乌克兰东正教会（УПЦ КП）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УАПЦ）。2018年在波罗申科和君士坦丁堡牧首提议下乌克兰东正教会举行统一大会，成立了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ПЦУ）。2021年6月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自称属于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ПЦУ）的占58%，属于莫斯科大牧首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占25%，没有具体说明宗主教区的东正教徒占12%^②。从乌克兰社会学机构“评级”针对乌克兰公民的民调结果看，2010年认为自己是乌克兰公民的受访者占57%，2019年升至65%。就各地区情况看，西部认为自己是乌克兰公民的受访者超过72%，中部占66%，南部占62%，东部占51%^③。该机构2021年8月19日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乌克兰公民的升至75%，认为自己是欧洲人的占26%，认为自己是苏联人的占21%，认为自己不是乌克兰公民的占11%^④。

① [乌克兰] 列昂尼德·库奇马：《乌克兰：政治、经济与外交》，路晓军、远方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② Пресс – релизи и отчеты. Релігійна самоідентифікація населення і ставлення до основних Церков України: червень 2021 року. <https://www.kiis.com.ua/?lang=rus&cat=reports&id=1052&page=1&t=9>

③ Результаты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проса: Все больше людей считают себя гражданами Украины, 21 августа 2019. <https://kr.ua/life/645070-rezultaty-sotsyolohycheskoho-oprosa-vse-bolshe-luidei-schytait-sebia-hrazhdanamy-ukrayny>

④ Каждый пятый украинец чувствует себя “советским человеком”, а каждый четвертый, – европейцем, 19 августа 2021. <https://telegraf.com.ua/ukraina/2021-08-19/5680867-kazhdyy-ryatyy-ukrainets-chuvstvuet-sebya-sovetskim-chelovekom-a-kazhdyy-chetverty-evropeytssem>

从地区多样性角度看, 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地区差异问题, 但乌克兰的特点在于, 各地区因历史上属于不同国家而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语言文化和政治倾向, 且各地区彼此之间联系较弱, 导致相互融合较困难。乌克兰的分裂至少是地理、文化和思想三个层面的分裂。例如, 约占国土面积 1/4 的最西部地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摇篮, 其中大部分地区直到二战时期才进入苏联版图与乌克兰的其他部分合并在一起, 是乌克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当地居民的自我意识较强, 主要说乌克兰语, 比其他地区居民更向往欧洲, 反对与俄罗斯一体化。最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则是最早被俄国并入的地区, 也是乌克兰最早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地区, 当地人口稠密, 工业单一, 居民来自于苏联各地, 主要说俄语, 有着相对浓厚的苏联怀旧情节以及对俄罗斯文化的认同。南部的黑海沿岸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历史上都属于新俄罗斯, 当地居民亲俄但不反对西方, 使用俄语的约占一半, 混合使用俄语和乌克兰语的约占 30%, 主要使用乌克兰语的约占 20%。最南部的克里米亚是乌境内唯一一个俄族占比超过半数的地区, 也是乌克兰最亲俄的地区。中部地区居民从未在乌政坛形成独立的力量, 当地居民的政治倾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接近东部和南部地区, 之后逐渐与最西部地区趋同, 在语言上也从俄语和乌克兰语混合逐渐倾向说乌克兰语, 目前当地居民使用乌克兰语的约占一半, 混合使用俄语和乌克兰语的约占 1/3, 使用俄语的不足 20%^①。乌克兰的选举具有明显的地区性, 东部和南部选民支持的政治精英上台后一般推行平衡的对外政策, 而西部选民支持的政治精英上台后一般推行亲西方反俄的对外政策。2014 年以后乌克兰人支持与欧洲一体化的民众比例总体呈缓慢增长态势。民调结果显示, 2015 ~ 2021 年乌克兰支持加入欧盟的受访者占 45% ~ 51%, 支持加入关税联盟 (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 的占 25% ~ 30%, 支持加入北约的占 39% ~ 48%, 反对加入北约的占 24% ~ 34%^②。俄罗斯学者指出, 乌克兰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选择了一条激进的排他性民族主义道路解决社会分裂的问题, 实际上剥夺了某些群体的权利, 导致东

① Мнения и взгляды насе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украиноязычных школах и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неподконтрольным территориям Донбасса автономии в составе Украины; март 2019. <https://www.kiis.com.ua/?lang=rus&cat=reports&id=832&page=2&t=10>

② Пресс – релизы и отчеты. Отнош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к россии и каким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отношения. <https://www.kiis.com.ua/?lang=rus&cat=reports&id=1102&page=1>;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иентации жителей Украины; июнь 2021 года. <https://www.kiis.com.ua/?lang=rus&cat=reports&id=1054&page=1>

部地区冲突和复杂的经济形势^①。

从民族性格的角度看，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内生活在乌克兰土地的人们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部族、拥有不同信仰的人，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乌克兰人相对随和、包容、务实的性格以及善于交际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同时也导致乌克兰人较晚形成民族意识。一般认为直到19世纪乌克兰民族才最终形成。乌克兰人很长时间内对于本民族的认识相对模糊且存在分歧，对于俄罗斯人称它们为南罗斯人、小俄罗斯人、盖特曼、霍霍尔等并没有强烈抵制。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一些乌克兰人主张乌克兰人就是土著罗斯人，比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历史还要早，甚至有政治精英提议将国名改为罗斯—乌克兰^②。乌克兰人一般将哥萨克看作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认为本民族崇尚自由和独立，反对专制和集权，崇尚个体意识，集体观念较弱，具有主动性、反抗精神和较强的动员能力，英勇善战，豪放不羁。从历史上看，乌克兰人的斗争并非追求清晰、坚定和持久的政治目标，他们总是在实现尊严、自治、财富等目标后就停止了斗争，臣服于周边强族或者强国。库奇马总统认为，乌克兰民族崇尚攒钱，善于赚钱^③。乌克兰人头脑灵活，精明能干，善于捕捉机会争取利益。科斯托马罗夫称，南罗斯人拥有过人的胆量和大无畏精神，但很少有进取心，更没有毅力。他们常常热切地准备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力，但是不善于整合动力，因此总是半途而废^④。

从精英作用的角度看，由于乌克兰政治制度不发达，法治水平不高，所以精英的作用愈加凸显。乌克兰精英的特点主要包括：（1）精英内斗异常激烈，导致政府频繁更迭，政体反复变化，政策摇摆不定；（2）政治精英和政党具有鲜明的地区性，而非全国性，政治精英利用选民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和地区政治倾向的差异性争取选票，当选后“反哺”地区利益，客观上加剧了地区分化；（3）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紧密勾连，乌克兰是后苏联地区寡头影响最大的国家，政治精英凭借寡头的支持进入政坛，而寡头们则从经济利益出发影响政府的政策，早期那些依赖俄罗斯廉价能源并从乌俄经济联系中谋利的寡头倾向于支持平

^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Тридцатилети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Украины: состояние политики и экономики, рабочая тетрадь, №61/2021.

^② В офисе Зеленского предложили изменить название страны на Русь – Украину, 09.01. 2021. <https://ria.ru/20210901/ukraina-1748096362.html>

^③ [乌克兰] 列昂尼德·库奇马：《乌克兰：政治、经济与外交》，第12页。

^④ Костомаров Н.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монографи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ип.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Том I. СПб., 1863 г., С. 243.

衡外交政策，但随着欧盟对乌投资和开放市场，以及顿巴斯冲突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俄乌之间在很多产业上的既有联系，寡头们逐渐倾向于与欧盟一体化；(4) 精英们通过依附外部力量获取和巩固权力，其决策必然受到外国力量的牵制。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乌克兰独立 30 年国家治理水平不升反降，经济社会发展不理想，原因之一是官员腐败、寡头政治和影子经济。乌克兰在苏联时期是仅次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它只是苏联经济体系中的一块碎片，自给自足的能力严重不足。乌克兰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较大，迄今共遭受了五次危机，1994 年乌克兰 GDP 下降 22.93%，2009 年下降 14.76%，2015 年下降 9.77%，2020 年下降 4%，人均 GDP 降至 3 725 美元，经济发展水平被波兰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甩在后面，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较独立初期大幅退步。1992 年初至 2022 年初，乌克兰人口下降了约 1 000 万，是欧亚地区人口下降最严重的国家。国家治理低效的灾难性后果是导致国家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持续性，也为外部势力插手本国内政提供了机会。

五 个体层面：国家领导人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外交政策的范围与雄心，首先取决于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它们的相对物质力量。这种相对物质力量确立了国家外交的基本参数，就像修昔底德所表述的那样，“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尽受其苦”。不过，这种权力地位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因为系统的压力是通过作用于单元层面上的干预性变量起作用的。进而，在物质能力与外交政策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完善的传输带，而是以国家领导人的感觉为媒介。在力量转变期间，这样的感觉变量的作用特别重要^①。

国家领导人对于决策的影响首先取决于其在决策体系内的地位。一般而言，在权力集中的政治体系内，制度对于国家领导人的约束较弱，这就使得领导人拥有较强的影响，特别是在国家危急状态下。俄罗斯社会具有专制传统以及崇尚强有力个性化领导的文化倾向。尼古拉一世的过分自信，以及无法运用俄国影响力

^①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0~51 页。

来协商出一个改良的国际关系体系，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①。俄罗斯推行总统制，根据宪法，普京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集大权于一身。而且，他执政以后不断加强总统的权力，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决策体系，可以几近完全控制决策体系中的其他参与者，外部势力也很难对他的决策进行干预。他在俄罗斯制定对乌克兰政策以及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乌克兰的情况则不同，泽连斯基在决策体系中至多可以发挥关键而非决定性作用。2014年乌克兰修改宪法回归议会总统制后，总统的权力受到诸多限制，比之前的总统议会制（1996~2006年和2010~2014年）要小得多。不过，宪法仍为总统保留了任命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地方州长等重要职位的权力以及对政府法令一定的否决权。从执政实践看，与深陷总统与总理权力之争的两位前总统——尤先科和波罗申科相比，泽连斯基在决策体系中的地位要高得多。主要原因在于：（1）泽连斯基通过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使他领导的执政党——人民公仆党在议会内成为占半数以上议席的第一大党，可以单独组建政府，创造了乌克兰独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他的执政团队集中了他参与创建的“95街区”演艺团体的成员及相关人员；（2）他将决策机制转移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并对委员会的构成进行了更新，由他亲自担任主席，对国家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然后签署总统令执行决策，从而绕开了议会和政府；（3）俄乌冲突发生后，根据《乌克兰战时状态法》，泽连斯基作为“战时总统”拥有更多的权力，可以通过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实现对武装部队、军事编队和执法机构的战略领导。此外，他还利用俄乌冲突的契机对亲俄势力进行清洗，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尽管如此，各方对泽连斯基是否能够独立自主决策仍存在一定争议。“广场革命”以后，乌克兰需要借助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和贷款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需要美欧支持其加入欧盟和北约，这使得外部力量可以深度介入乌克兰内政。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乌克兰局势的决定并非由泽连斯基作出，而是由华盛顿的官员作出，且不是总统级别的官员^②。此外，泽连斯基的一些政策确因寡头、老牌政客和地方精英的阻挠而无法实施，他们也不允许泽连斯基履行新明斯克协议或者对俄妥协。

^① [俄] 安德烈·P. 齐甘科夫：《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第270~271页。

^② Лавров: Зеленский не принимает решений по ситуации на Украине, 28 июня 2022. <https://russian.rt.com/ussr/news/1019755-lavrov-zelenskii-resheniya?ysclid=l4z37mymuo596260175>

由于决策本质上是决策者对于客观形势及其发展规律的能动反映，决策者对于世情、国情的认知和判断对决策起到重要作用。而认知本身则受到家庭、职业、性格、年龄、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普京出生于 1952 年，属于苏联的最后一代。父亲是积极的共产主义者，参加过卫国战争，母亲信仰东正教并且把他培养成为东正教信徒。普京把东正教与国家统一在一起，认为东正教是俄罗斯灵魂的一个组成部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普京曾在克格勃和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性格冷静、沉着、坚毅，行事果断，常以“硬汉”形象示人。普京对苏联和俄罗斯帝国有着极深的眷恋，尊奉命令和纪律，认为国家安全稳定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国家利益，下级要服从上级，对外主张“主权民主”，敢于与西方对抗，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

普京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待世界，拥有复兴俄罗斯的远大理想和坚定意志。他称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地缘政治上最大的灾难，也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 200 ~ 300 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① 普京把广袤的领土看作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他在 2012 年总统就职典礼演讲时充满激情地指出，今天，国家和民族的前景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坚持不懈建设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广袤俄罗斯国土，取决于我们成为整个欧亚大陆的领导者和吸引力中心的能力^②。他在 2022 年 6 月 9 日纪念彼得大帝诞辰 350 周年的活动中强调，“彼得一世进行了长达 21 年的北方战争，他似乎在与瑞典的交战中夺走了领土，他不是夺走，而是收回并巩固了（俄罗斯的）领土，这种责任也落到了我们的肩上。”^③ 普京反复强调独联体地区是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俄罗斯不能接受北约东扩至这一地区。

普京有很强烈的乌克兰情节。俄罗斯知名学者亚历山大·加布耶夫指出，普京和他的顾问们痴迷乌克兰，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对乌克兰的主导地位，俄罗斯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而与北约关系密切的乌克兰——即使它仍处于北约之外，也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普京多次谈论甚至专门撰文阐述乌克兰问题。在

^①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декабря 1999.

^② Да, евразийцы — мы? Поворот России к Востоку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ю, 5 февраля 2019.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postsoviet/da-evraziytsy-my-povorot-rossii-k-vostoku-za-natsionalnoy-identichnostyu/?ysclid=11u7ebtx7x>

^③ Путин: Петр I возвращал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а нашу долю выпала та же участь, 9 июня 2022. <https://www.vesti.ru/article/2790965?>

普京看来，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是俄罗斯世界以及欧亚一体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推行反俄政策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威胁，也是俄罗斯实现国家复兴的首要障碍。俄罗斯必须先发制人，御敌于境外。他的观点主要包括：（1）乌克兰缺乏自己的建国传统，现代乌克兰完完全全由俄罗斯，更准确地说，由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俄罗斯以牺牲“历史悠久的俄罗斯土地”为代价而创建的，他还以列宁的名字命名乌克兰。（2）俄乌同宗同源，密不可分，俄罗斯给予乌克兰巨大的帮助，但乌克兰却恩将仇报。他指出，对于我们来说，乌克兰不仅仅是邻邦，还是我们历史、文化、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的一部分，基辅是俄罗斯城市之母。从1991年到2013年，俄罗斯在能源价格、优惠贷款、经贸特惠方面对乌克兰预算的总贡献达到2500亿美元左右^①，然而，乌克兰的激进分子和新纳粹分子抢劫了乌克兰人民，酿成了很多悲剧，乌克兰在东部地区对俄罗斯人实施种族灭绝，是新纳粹主义，应该受到惩罚^②。（3）乌克兰通过政变上台的政府是听命于美国的傀儡政府，不具有合法性。（4）俄罗斯绝不能接受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挑战俄罗斯的核心价值观，加入欧盟和北约，他指出，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成为可能，那么乌克兰将消失^③。

泽连斯基1978年出生于有着犹太血统的乌克兰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属于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个性聪敏、精明、勤奋、富有激情，敢于冒险，曾长期从事演艺事业，担任喜剧演员、主持人、编剧、艺术总监和制片人，善于沟通、表演和商业经营。他没有老一辈人的苏联情节，认为苏联对于二战爆发和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负有责任。他认同西方，称美国是乌克兰的关键盟友，拜登是欧洲—大西洋世界的领导人^④，认为乌克兰属于欧洲，俄罗斯违背了尊重乌克兰边界和安全的承诺，威胁和侵略乌克兰并敲诈勒索西方国家。他信奉实用主义，强调民主和自由价值观高于一切，个人主义至上，善于捕捉内外环境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02. 21. 2022. https://www.ng.ru/politics/2022-02-21/100_p21022022.html

^② 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07. 12. 2021.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copy/66181>

^③ Бруну Масайнш, “Россия не может позволить себе проиграть, поэтому нам нужна своеобразная победа”: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о том, чего хочет Путин. <http://www.karaganov.ru/content/images/uploaded/983467fabba679dc9e59e3f398ca5dd6.pdf>

^④ Владимир Зеленский обсудил с Джоозефом Байден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идение Украины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шагов по имплементации Минск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на основе наш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 Андрей Сибига, 10 декабря 2021 года. <https://www.president.gov.ua/ru/news/volodimir-zelenskij-obgovoriv-z-dzhozefom-bajdenom-strategic-71957>

变化带来的机会和利益。他相信上帝，但不谈论上帝和宗教。

在政权安全和利益诉求上，俄乌冲突爆发前，普京执政已超过 20 年。在 2020 年修宪和 2021 年杜马选举后，他的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他渴望自己制定的强国战略能够保持连续性并在任期内一劳永逸地解决乌克兰问题。相比之下，泽连斯基的政权安全则面临一定的危险。由于他提出的结束顿巴斯冲突，实现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被占领土回归，五年内实现经济增长 40% 以及打击腐败等承诺大部分都没有实现，其支持率在俄乌冲突前跌至 17%，加上执政党——人民公仆党内部出现分裂，在政党排名中跌至第三位，所以他迫切需要巩固政权。而渲染俄罗斯威胁有利于转移矛盾焦点和释放政治压力，保持俄乌关系的危机状态有利于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转移国内潜在的政治危机。俄乌冲突的爆发客观上推动绝大多数民众支持他的反俄政策。而且，他拒绝了美国让他撤离的建议，选择坚守基辅并领导乌克兰军队抵抗俄罗斯的进攻，这使他的支持率迅速回升，政权转危为安。

在执政手段上，普京注重展示硬实力和使用威慑手段。他曾援引亚历山大三世的话说，“俄罗斯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①。当乌克兰精英转向西方以后，通过扶持亲俄力量上台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而俄乌经济联系因乌克兰政府的反俄政策已经所剩无几，让渡经济利益等非军事手段不足以改变乌克兰政府的对俄政策。普京认为，在政治和经济手段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只能动用军事手段。而且，他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有足够的信心。他在 2021 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善意是冷漠或软弱的表现，并打算最终点燃甚至炸毁这些“桥梁”，他应该知道，俄罗斯的反击将会是不对称、快速和强硬的……俄罗斯一直致力于武装力量的完善和巩固^②。

泽连斯基注重并善于展示软实力，以提升自身以及国家的形象。俄乌冲突发生后，他展示了出色的演讲和公关能力，重视利用社交媒体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在信息战和舆论战中赢得优势。他蓄须，穿着朴素的绿色军装，以总统府或者基辅街道为背景对着手机镜头向外界传递他想发布的信息，给人留下平和、低调、自信、勇敢的领导者印象。他几乎每天至少发表一次演讲，并根据受众的特点精

^① Путин: У России два союзника – армия и военно – морской флот, 16 апреля 2015. <https://ren.tv/news/v-rossii/27150-putin-u-rossii-dva-soiuznika-armiia-i-voenno-morskoi-flot>

^②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 2021 年度国情咨文》，2021 年 04 月 22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69222174108435&wfr=spider&for=pc>

心设计演讲内容，在谴责俄罗斯和传递痛苦的同时更多表达坚定的信念和希望，以打动和说服对方。他强调民主自由价值观，把自己塑造成对抗专制和暴力的勇士，既鼓舞了乌克兰民众的斗志，也获得了西方国家的肯定。

在执政风格上，普京虽然经历了普选，但从根源上是自上而下由叶利钦钦定的接班人，作为长期执政的强人总统，他的执政风格稳重、务实、强悍，施政一以贯之。他的执政团队集中了亲信、同学、同事、忠诚的寡头和技术官僚，年龄与普京相当，属于“50后”和“60后”，熟谙苏联的管理方式，对于政党、媒体和社会有着较强的控制力。普京是有着大众魅力的国家领导人，他的政权拥趸的核心是中老年群体、女性选民、政府公职人员和国企职员。

泽连斯基作为“民粹主义总统”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通过普选走上政坛的，有很强的沟通和服务意识。他针砭时弊，提出反腐败、反寡头的口号，受到选民追捧。他的当选首先得益于他的政治素人身份，因为乌克兰选民对于波罗申科以及老牌政治精英非常厌倦和失望，希望新人带来新气象，也得益于他的竞选团队充分利用他在热播影视剧《人民公仆》中清正廉洁的“好总统”形象通过社交网络和“巡演”等途径对选民的有效引导和动员，把他的粉丝转化为坚实的选民基础。此外，他的当选离不开寡头科洛莫伊斯基以及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与认可。他的执政团队年龄与他相仿，以“70后”和“80后”居多，在思维方式和政策偏好上有很多相近之处。他的政权拥趸主要是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

泽连斯基的执政风格灵活多变。在竞选期间，他有意不去触碰地区分歧严重的俄语地位和东正教问题。执政初期，他向俄罗斯释放希望谈判化解矛盾的信号。在政坛站稳脚跟后，他开始推行激进的亲西方反俄政策。当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要求他对拜登父子在乌克兰涉嫌的不当行为展开调查时，他巧妙周旋，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寻求平衡。俄乌冲突发生后，他一度显示出对俄妥协让步的可能性，甚至表示可以不加入北约，但在布恰事件后态度变得强硬，中止了与俄方的谈判。他因为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对俄态度温和拒绝他访问基辅，却对外国记者敞开大门并热忱接待。

结 论

综合国际体系、地区体系、国家和个体共四个层面的多维分析可以看出，俄罗斯追求欧亚地区主导权与美国追求全球霸权以及乌克兰通过加入西方阵营谋求

独立权之间的矛盾是俄乌冲突中的主要矛盾，内外因素推动俄罗斯把与西方及乌克兰的矛盾升级为军事冲突。西方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挤压、全面遏制以及北约东扩是推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外部原因。从冲突的结果来看，美国既是冲突最积极的煽动者，也是冲突最大的获利者。欧盟既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同时也因俄乌冲突陷入与俄罗斯的经济战，被迫应对冲突引发的难民、能源短缺、通货膨胀等问题，蒙受不小的损失。俄乌冲突在短期内巩固了乌克兰当局的政权安全，却使民众陷入到巨大的苦难中。地缘政治、权力和制度结构、观念、国家认同、民族性格、精英作用以及国家治理等因素推动乌克兰在对外政策多次反复后最终走上亲西方反俄道路，选择配合美国的对俄战略并成为西方遏制俄罗斯的桥头堡，对冲突发生起到了刺激作用，虽然赢得了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援助，但美国和北约并未完全满足乌克兰的诉求，乌克兰实际上沦为冲突最大的受害者。对大国地位的高度期待与残酷的现实境遇促使俄罗斯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相对剥夺感和屈辱感，北约东扩促使俄罗斯的安全焦虑不断上升，加上俄方在冲突前对于国际形势、作战对象和自身实力作出相对乐观的判断，成为推动俄罗斯作出具有“挫折—反抗”性质决策的内在因素。强人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决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因其大国抱负、对乌克兰的执念以及铁腕作风成为必不可少的媒介将俄罗斯的战略诉求和安全压力以军事冲突的形式展现和释放出来。而泽连斯基选择联美抗俄对俄乌矛盾升级为全面军事冲突以及冲突的长期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俄罗斯在战略层面与西方的博弈中是被动应对和相对弱势的一方，但在战术层面在与乌克兰的冲突中则是主动和强势的一方。俄罗斯能否从俄乌冲突中获得重振大国雄风的资源和机会尚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俄罗斯与西方以及乌克兰的关系将继续衰退，双方的矛盾将继续深化，随时都有可能扩大既有冲突的规模或者爆发新的冲突。俄罗斯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也随之显著上升。

（责任编辑 胡冰）